

文/张效雄

转眼,中秋近在眼前。长沙人过中秋,和全国各地差不多,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

但长沙人过中秋不只是吃月饼,许多人家还要办团圆宴,茭瓜炒牛肉是必备的时令佳肴。这个习俗从晚清流传至今,每到中秋节,香嫩的牛肉丝与香脆的茭瓜合炒,好似金童玉女般的最佳搭配。

茭瓜学名“茭白”,清人袁枚曾在他的《随园食单》中详细介绍:“茭白炒肉、炒鸡俱可。切整段,酱醋炙之,尤佳。煨肉亦佳。须切片,以寸为度,初出太细者无味。”这是文人的表述。长沙人却喜欢将新鲜的茭瓜剥去叶壳后切成细丝,再取黄牛肉,横纹切成细条。另选干红辣椒去籽,也切成丝状。三样食物入锅快炒,放精盐、加料酒,再放点葱花或香菜等清鲜佐料。这样炒出来的茭瓜脆爽鲜香,牛肉的韧性恰到好处。有的厨师喜欢加点新鲜红椒丝或青椒丝,或红白相间,或白翠相加,很是喜庆。

茭瓜是野生的季节性植物,多年生,大都自我繁育于河塘港汉的浅水中。我少年时在洞庭湖区,夏末初秋之际,可以到水边采摘。没有大棚种植和人工培养之前,茭瓜正好在中秋之际上市,是为时令蔬菜。中秋吃茭瓜炒牛肉,正好应季。现在四季均可上市,茭瓜炒牛肉便成了湘菜馆里一道很受欢迎的佳肴。

老家湘阴不专门养殖肉牛,很少有牛肉可食,中秋节也有吃水鸭的习俗。现在长沙的鲜鱼和水鸭,很多来自我的老家。但一般情况下,长沙人是不在中秋节大吃鸭子的。知味懂味的长沙人向来认为吃鸭子最好的季节是重阳节后,因为只有过了重阳,水鸭肉才不腥臊。

但在湘西及湘南的人们眼中,中秋是吃鸭子的时节。在怀化、张家界、常德和永州等地流行着一句话:“鸡愁怕的月婆子,鸭愁怕的过中秋。”永州则有谚语:“八月过十五,生姜炒鸭肉。”这话要用方言说出来才押韵。八月十五杀鸭子,在那边是不成文的习俗。

湖南人中秋吃鸭,更倾向于炒:芷江葱把鸭、洪江血把鸭、永州血鸭都是名菜。湘西的重头戏则是生姜炒鸭肉,常德在中秋时节还出产一种叫“桂花鸭”的卤鸭。郴州的中秋家宴中,还有一道关于鸭的特色菜:酸芋秆炒仔鸭,以仔鸭肉、酸芋秆、子姜、大蒜、辣椒等料爆炒而成,香辣酸具备,自成风格。

长沙的中秋食谱里,还有一道名菜“桂花蹄筋”,不过一般在菜馆里才有得点。这道菜起自民国时期,长沙火宫殿资料记载,中秋家宴菜单排行榜中,长沙人最喜欢这一道中秋时令例盘。中秋节桂花盛开,桂花蹄筋因为应景,成为中秋家宴的必点菜品。

湖南有些地方也有中秋吃菱角、芋头、莲藕的习俗,不过比之于吃茭瓜炒牛肉,没有那么普及。现在的情形远远不同于民国时期,好吃的东西太多,长沙人的口味也丰富多了。农历八月到了,蟹黄了,小龙虾也肥了,奔着我们老家湘阴去吃蟹吃小龙虾的人们,开着车一溜烟就去了。

不过,那是借着吃的名头去旅游、去看荷花。普通人家嘛,还是吃茭瓜炒牛肉。

文/廖红兵

莲花之美,美不胜收;莲花之名,闻名遐迩。自北宋周敦颐赋予莲花“花中君子”的人格化灵魂后,莲花也就成了世人修身养性的美好参照。

提起莲花,世人常常会想起:每当莲花盛开之时,那嫩黄的花蒂和花蕊,可爱得如初生的婴儿,让人顿生疼爱;那扑鼻而来、汨汨淡雅的清香,着实香得沁人心脾;那一层层、一圈圈白里透着一丝丝粉红的花瓣,簇拥着透出生机的花蒂和花蕊,那么端庄凝重,让人情不自禁滋生出一份圣洁之感。

圣洁的莲花自然而然受到了佛家的青睐,莲花花瓣被大大方方、密集地镌刻在了佛用宝座周围。那正襟危坐于

## 莲花一瓣

莲花宝座之上的每一尊佛像,在莲花花瓣的映衬下更加凸显出“佛门乃清静圣洁之地”的意蕴。

莲花花瓣风姿绰约,但在其完成



了自己的特定使命之后就凋落。凋谢的莲花圣洁感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世俗感。可想而知,欲求莲花圣洁长存,就需莲花花瓣永不凋谢。世人多以为,你我世俗之人怕是很难做成那能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的圣人,却仍时不时想追问一下:你我能否凭自身努力,去做一片维护圣洁的莲花花瓣呢?

古往今来,环顾朝野,无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不正是都如莲花花瓣一样,持之以恒地用自己毕生的努力去维护人类精神世界的圣洁吗?若诚如斯言,你我读书人今天无疑仍应心甘情愿誓做人间一片永不凋谢的莲花花瓣。

## 看望军人

文/贺楚建

近日,我与几位文友来到衡南县市镇红花村,看望一位耄耋之年,并在2019年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的老军人——贺文新。

跨过冠市大桥,便是红花村。屋檐下坐着一位清瘦老人,见到我们,他满是皱纹的脸堆满了笑。我快步上前,握住他那双沧桑的手。

1934年2月,贺文新出生于冠市镇沙河旁贺家屋场。10岁时,他家那艘赖以糊口的货船在永州被日军炸沉,35岁的父亲被炸伤,不久后就在一个北风凛冽的傍晚溘然长逝。当黄昏燃尽,残风冷月扑下山崖,贺文新和母亲、姐姐相互搀扶着,用一堆泥土送走了父亲。

1947年3月,13岁的贺文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9年3月,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湖南军区独立四团,在衡阳县第九区罐子街(今冠市街)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49年7月,国民党一个连突然闯入贺家屋场驻扎,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地下工作者王治祥潜伏其中,并当上了班长。9月的一个夜晚,王治祥与贺文新在屋檐下碰头——原来,我武装人员已从衡阳出发,悄悄逼近冠市街。为了不伤害百姓,必须活捉这支国民党反动派队伍。

贺文新平时便与国民党官兵混熟了,这天晚上,他到敌人住处串门,降低他们的警戒心,王治祥也邀约敌连长到茶馆喝茶。凌晨,当敌连长走出茶馆时,后面的王治祥一手拔枪,一手锁死其咽喉。敌连长以为解放军还远在天边,想要反抗,谁知,早已埋伏在侧的我军人员如神兵天降,迅速冲进贺家屋场。听到动静,刚才还与敌人谈笑风生的贺文新一个鲤鱼打挺,带领战友冲入各房间,有的敌人还在睡梦中就被活捉。

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拔除了“毒瘤”,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于同年10月赢得了衡南东乡的解放。

虽已兵败如山倒,但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反动派残兵钻进深山老林,与土匪沆瀣一气。为此,贺文新又随解放军前往宝盖楼、樟树脚、九龙、安仁、

耒阳等地剿匪;随后深入深山腹地、偏远农村,打土豪除恶霸,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51年,他又奔赴各地宣讲党的政策,搞土解、分田地,巩固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由于表现出色,贺文新受到上级嘉奖,立了二等功,并当选副班长。

1954年转业,政府安排贺文新到市公安局工作,他却选择回乡务农。1958年,他来到株洲洗煤厂,因为洗煤可以锻炼毅力。1962年,为响应党的号召,他又放弃城里的工作,再次回到家乡支援农业生产,从此在田间地头一干就是一辈子。

贺文新老人如今的房子坐落在沙河旁,墙上“革命军人”“二等功”的锦旗和奖状早已被岁月的烟火熏得发黄。老人却不愿离开这儿,甘愿终生与弯弯的沙河为伴。

老人像是担心我们看出他家清贫似的,站起来走出房间。我上前搀扶他来到禾坪,来到晚霞中。望着明净的天空,碧绿的沙河,我暗叹,若没有前辈的浴血奋战,何来后世的幸福生活?

## 不经意间

之感动、为之惊喜。

林清玄在当记者时,曾报道过一个小偷作案的故事,在文章最后,他感叹:“心思如此细密、手法那么灵巧、风格这样独特的小偷,又是那么斯文有气质,如果不做小偷,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就的吧?”没想到,小偷却因看到这句话而改变了一生,后来竟成了台湾几家羊肉炉店的大老板。一次邂逅中,这位老板诚挚地对林清玄说:“林先生写的那篇稿,打破了我生活的盲点,使我想,为什么除了做小偷,我没有想过做正事呢?”一句不经意的赞赏,却能让一个人脱胎换骨,宛若新生。

儿子小时候,在我眼里总是调皮的。有一次,我刚买了一台电动摩托车,因为没掌握车的操作,才出商店,就连人带车侧翻,我和儿子都摔了下来。我还没回过神,儿子却爬过来牵着我的手说:“妈妈,没关系的,你肯定会骑好的。”

听到儿子用稚嫩的声音说出这样的话,我有些惊奇,然后才想起看看他有没有摔伤。儿子笑着说没事,我却看见他的小手和小腿都擦破了皮,他没有哭,还跑来安慰我。不经意间的一件小事,却让我看到了儿子的成长,这一幕深深镌刻在了我的生命中。

有人说,生命中有很多特定的刹那,都像一首美丽的诗。秋风乍起时,秋叶凋落处,不经意间,你仍会发现荆棘丛中有一朵不知名的小花安然绽放,在无人青睐的幽谷寂静芬芳。忙碌的日子中,不经意的一个抬头,却见旧岁已远;时光无语,悄然来去,不经意间,美好总是短暂,如天上流星划过。

不经意间,总会想起一段旅程,总有些记忆留在内心深处;听一首老歌,总会想起一段往事;或是不经意间看到一个物件,会因为想起曾经的某个人而泪流满面。请记住那些温馨而美好的片段,留在岁月里慢慢回忆。